

我可以叫你纯生吗

文 / 汪破窑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小说优秀奖

那天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这让我很惊讶，她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。她不会使用这现代化的玩意儿，虽然她的电话只是一部老人机，还是我教了好几遍她才学会怎么接电话的。她记不住我的电话号码，老人机里的三五个电话号码也是我帮她存下的，即便是这样她仍记不住哪一个号码是我的。这个电话估计也是别人帮她拨的。

当时我一个人正在寂静的红花山公园闲逛。铃声在裤兜里凄厉地响起，我被吓了一跳，一时竟不知是我的腿在颤抖还是手机在里面震动。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机掏出来，倒不像掏手机而是在掏一枚鸟蛋。母亲的电话来得突兀，我担心有什么事，以最快的速度接了。作为独生子女的我本应留在家照顾二老的，可是我总是对外面的生活充满了向往，丢下他们来到了深圳。我在深圳混得并不好，我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起过。我母亲不笨，她从我平时的话中能猜测出我目前的境况，每次通电话我总能听见她在电话那头的叹息。

我问：“妈，有什么事。”

她没有回答我：“你打工去了，每次纯生回来总会问起你。他大学毕业了，考上了公务员。”

这个我知道，而且每次开场白母亲就会提起，似乎在抱怨我没有出息。我不耐烦地说：“又说这个。我知道！”

她又说：“现在他调到了深圳，听说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。”

我没有想到纯生会来深圳。我知道我母亲的意思，她想让我找找纯生。

我和纯生儿时的纯真感情早就因为某种距离而疏远了。我说的距离倒不是说地理上的距离，而是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，注定彼此会越走越远。纯生是我的发小，从小在一起光屁股玩泥巴坨长大，现在他还是当年那个纯生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生出一些悲凉。

尽管这样，我的脑里仍会闪现出以前的图景：我们把手臂搭在对方的肩上，一起上学一起放学。纯生大我一岁，也高我一届。那年他高考失利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两天水米未进，我怕他一时想不开，好不容易才敲开他的房门。他无精打采地坐在床沿上，头耷拉着。他没有说话。我想安慰他，却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自顾自地坐下，与他三步之遥，我看着他的侧脸，他像一具没有表情的雕塑。我发现他下巴竟然长出几根稀稀拉拉的胡须，有几根竟有两三厘米长。

我还在心中酝酿该如何遣词造句才能达到安慰他的效果，纯生却先开口了。他说：“我这辈子完了。”他脸上全是凄凉的神情。不就是没考上大学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就不信不读大学还能把人饿死，村里人都没有上过大学，不是也没有完吗？还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。我觉得纯生这样完全没有必要，当然我没有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不甘心在农村待一辈子，然后说一门亲事，结婚生子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”本来这种生活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生活，我一直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，甚至觉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才是幸福生活的本来面目，我们的父辈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我觉得挺好的，但这种生活从纯生的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道，反倒又让我生出一些悲凉来。谁都不希望自己过这种一眼都能看到头的生活。

我开始有些同情纯生了。我想了想说：“要不，我不读了，你替我去考。”

纯生先是一怔，盯着我，半天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，紧紧抓住我的双手问：“你说的是真的——吗？”

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是读书的料，上课跟听天书似的，越学越没劲儿，特别是到了高二，更没有兴趣了，我们坐在后排的几个同学一上课就趴在桌子上睡觉。老师也不管我们，只要不影响别人学习就行。老师说无论现在回家还是坚持到最后回家，毕业证都会发给我们。既然都这个样子了，在学校里赖着不走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早点回去帮家里干点活，这个学籍

让给纯生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我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反正我也考不上大学，你这么想读书，不如让你读，兴许你还能考出个名堂。”

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笑的缘故吧，纯生心里没底，他认为我在跟他开玩笑。他又问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我肯定地说：“当然是真的，你也知道我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，这么干耗下去也是那么回事，你就不一样了，说不定就考上了。”纯生说他只差一点儿就过本科线，但他具体考了多少分连他老爸老妈都不知道。我莫名对他有了信心，关键是他对他自己也有信心。他看着我，语气坚定：“我一定能考上大学的！”我点点头。他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我考上了大学就等于你考上了大学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像对我许下了诺言，倒有些“苟富贵，毋相忘”的意思。

第二天，纯生一家人来我家了。纯生的爸爸是村里的治保主任，平时也爱帮人，一家人在村里的名声不错。他们一家来了，倒让我父母激动得手足无措了。纯生的爸爸手里提着两瓶十年陈酿的楚瓶贡酒，他妈妈手里拎着一壶芝麻油和两只老母鸡。我母亲坚决不收那些东西，一个劲地推着纯生的妈妈，像是要把她往外赶。纯生爸爸说：“要是不收，就是瞧不起我们，我也不会让纯生去读这个书了。”纯生妈妈一个劲地强调：“这些东西拿不出手，根本不能报答你一家人的恩情。”其实昨晚我父母还在骂我傻，说学籍怎么能让给别人呢，但是现在把我们一家都上升到恩人的高度了，我父母就更不知所措了，东西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，嘴里除了“要不得”，其他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。

“跪下！考上了不要忘了马二叔一家，你的命运就是马得意给改变的。”纯生的爸爸不愧是村干部，说的话很悲壮，也很煽情。纯生“扑通”一声真跪下了，头对着水泥地给我父母连磕了三个响头。地磕得咚咚响。从来没有人在我父母面前行过如此大礼，就是大年初一我给他们拜年要压岁钱也没有磕过响头，事情来得太过突然，我父母想制止都来不及，一边把纯生往起拉，一边说“要不得要不得”。从那天起，纯生正式拜我父母为“干爹干妈”。

纯生真如他爸爸说的那样，他的命运真的改变了。他考取了我们省最好的大学。纯生从村委会拿到了录取通知书，他是跑着回来的，他想把这

一喜讯第一时间告诉我，而此时我正在稻田里插秧，全身上下糊满了泥巴。他害怕泥巴会弄脏他的白衬衣，远远地站在干爽的田埂上，高高扬起那张录取通知书。一看见他这个兴奋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他考上了。我丢下手里的稻秧，快步向纯生走去。我一边走一边把双手往身上擦了擦，正准备接过通知书好好看看时，我看到了纯生犹豫的眼神，便把抬起来的手放下了。我也害怕自己的手会弄脏弄湿那张录取通知书。那张盖有大学鲜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我有些悸动，仿佛考上大学的是我，而不是纯生。后来纯生去到学校后就把名字改了过来，从此这所大学与我没有一丝关联了。

纯生上大学后，除了大年初一早上要给“干爹干妈”拜年外，再也没有踏进过我家的门，在路上遇到我也只是热情地打个招呼，说的也是大学里的事，而这些离我实在太过遥远。纯生读大二的那年，我交了八百块钱，被县劳动局骗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，所说的每天工作八小时月薪八百四天假，也变成了月薪四百没有假期，每天12个小时坐在流水线上插那些大大小小的电子元件。没干多久我就辞职不干了，成了一个社会闲杂人员，靠给人帮点小忙赚取一点生活费。

不知道是不是我和纯生的缘分已尽。自从我出门打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了，我回家时他不在，他回家时我不在。

现在我母亲提起了他，我又一下子想起了纯生。我母亲可能还认为她是纯生的“干妈”，我还是纯生的恩人，纯生现在混好了理应兑现当初的承诺帮衬一下我。她说：“我让人把纯生的工作单位和手机号发到你手机上，你记得要去找他。”我连忙答应。我收到了那条信息，纯生的单位、手机号赫然在目。我盯得出神。

我并没有联系纯生，人的身份地位一旦发生改变就很难走到一块了，想想自己混成这副德性，我也没脸去找纯生。当然这个我没有跟我母亲说，她问起时我也编了个理由应付过去。

是一个叫凌胜春的朋友让我再次想到了纯生。

凌胜春开了一家小型五金厂，因为安全问题被查封了。他找到了我。我哪有什么能耐，但是男人一喝上酒就有了通天的本事，哪怕去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我也敢答应。凌胜春却当了真，一个劲地问我认不认识安监办

的人，我就想到了纯生，我说我一个堂哥在安监办工作，一个电话打过去就给办了。我跟凌胜春说起了我与纯生儿时的趣事，纯生顶替我学籍参加高考的事，还有纯生认我父母为“干爹干妈”的事。我说这些主要是想体现出我和纯生之间的关系，当然，我并没有夸大，事实本是如此。凌胜春开厂有好几年了，当然知道纯生的大名，显然他没有想到我和纯生还有这么一层关系。凌胜春惊得张大了嘴巴。他要我打电话给纯生，我掏出手机，正犹豫着要不要打，其实我手机通讯录里根本没有纯生的电话，我想了一下，推托说现在打不合适吧。凌胜春想想也是，大半夜地找人帮忙，也不像那么一回事。

后来，凌胜春一直打电话追着问我咋样了，我纯粹是喝酒时吹牛而已，但又不能说吹牛骗他的，只好说已经说了，事情有点麻烦，正在想办法。凌胜春说：“求人办事一定要送礼，要花多少钱你跟我说就行了，要不你带我去找他也行。”我含糊地应着，心里急坏了，万一那家伙真要拉我一起去找纯生，我又该怎么办呢？我真后悔吹牛。

人一旦被逼到没有退路时，往往就顾不上自尊了。我想到了我母亲那条短信。如果是微信我可能早就删了，这年头没人用短信了，正是因这这样，这条短信才能在我手机里顽强地存活到现在。看着纯生的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，我犹豫要不要打这个电话。我又想起高考的事，怎么说纯生的命运也是与我有关联的，如果当年我没有让他顶替我的学籍，他也不可能考上大学，更不可能有今天。这样一想我心里好像又有了几分底气。

我在超市里买了几斤苹果和香蕉，敲开了纯生的门。当时纯生还住在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，狭小逼仄，特别简陋，我却感到特别亲切。纯生的老婆胡丽是他调到这边后娶的。她一看到我手里拎的那几斤水果，脸色沉了下来，也不招呼我了，人坐得远远的，眼睛不时往我们这边瞟。纯生倒还热情，又是递烟又是倒茶。我们先叙了叙旧，提起了以前的事，说着说着我把话题扯到了凌胜春的五金厂，我担心纯生会婉转地拒绝，没想到纯生挺给我面子，竟一口答应，他说先解封后整改，以半个月为限，整改不了照样查封。我替凌胜春保证完成整改。宿舍太小了，我的眼睛一扫，就扫到了胡丽，她的脸挂着富家小姐的傲慢表情。她盯着茶几上的苹果香蕉，皱着眉头，连鼻子也皱了起来，眼睛露出鄙夷的神色，仿佛在嗤笑这些水果。

我敢保证，我前脚出门她立马会把它们扔出门外。

后来我又找过纯生几次，有时打电话，有时去他家里。我明显感觉到他一家都变了。首先，他搬出了原来的集体宿舍，住进了西岸花园，据说西岸花园这一块地原来是海水，后来被开发商看中了，填海造地开发了这一片楼盘，那里住的非富即贵。纯生家的装修和电器家具都超出了我的想象，这根本不是一个拿工资家庭用的。再一个，他夫妻二人一人一辆车，纯生开的一辆奥迪，而胡丽开的一辆车我不知道牌子，看起来很贵，只记得车前的标志像一把粪叉。纯生的额头宽了，脸颊宽了，肚子也凸了出来。而胡丽也不再是前几年看到的那副样子了。比过去稍胖了些，穿着打扮时髦，脖子上挂了根粗粗的金项链，脸上抹了层粉，很白，一丝血色也没有，连牙齿也变白了，一个皮包一直在她的手边，看起来很上档次，估摸着是几千上万块钱的奢侈品。她越来越像一个阔太太了。他儿子向圳明显营养过剩，十来岁的孩子体重已超过一百斤了，像一个肉墩子。他一家人的态度也变了。胡丽的态度我并不会太在意，纯生的态度我还是十分在意的。想想以前我们在一起玩耍、上学、抵足夜谈的情景，我心里特别不好受。我知道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。纯生不再提以前的事，更不会笑着跟我说起顶替我学籍参加高考的事了。纯生见了我也没有前几次那种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氛围了，爱理不理的，好像我欠他的钱一直没还，脸色比他老婆的脸色还要难看。

当我再次到纯生家找他帮忙时，他没有作声，用嘴不停地吹茶杯里的茶水。

“真是搞笑，你以为安监办是纯生开的？”胡丽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，突然冒出这句话，确实有些让我感到意外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起身往房间里走，房间门呼地带上了。我像是被她拍在了门外面，眼睁睁地看着那扇门发呆。我整个人傻了，坐也不是走也不是，张了张嘴没有说话，自顾自地笑着，样子有些尴尬。我是被委以重任来找纯生帮忙的，这样回去怎么跟人家解释。我望向纯生。纯生还是没有说话，甚至连面部表情都没有，仍若无其事地吹茶杯里的茶水，像在思考什么。我无话可说了，默默坐着，直到后来都不知道是怎样离开的。

凌胜春批评我说：“找人帮忙怎么可以空着手呢？”我心里纳闷，忙说：“没空手呀，给他儿子买了两箱蒙牛牛奶。”凌胜春笑得喘不过气，

指着我说：“马得意呀马得意，我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抠门，牛奶也算送礼，换着我根本不让你进门。”我说：“以我跟纯生的关系，还用得着送礼！”凌胜春很严肃地说：“就是自己的亲兄弟，要人家办事也得送礼。这年头，除了父母，都是赤果果（赤裸裸）的金钱关系，没有十棵土特产哪里拿得出手！”凌胜春说“十棵土特产”时拇指在食指和中指上快速地搓了几下，像他平时买单时数钱一样。“十万！”我差点惊叫起来。凌胜春说：“十棵是起步价，这个行情你也不懂！”我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可是还在心里嘀咕，凭我跟纯生的关系用得着这个吗？这也太他妈的俗气了吧。

那次从纯生家出来后，才发现我跟纯生的关系远没有我认为的那样好，我再也没有去过他家了。我不喜欢看胡丽的脸色，也不喜欢纯生现在的那副样子。但有时真是没有办法，我得生活，免不了要找纯生帮忙，不管他高兴还是不高兴，我还是会厚着脸皮打电话给他。他的脸色肯定不好看，但是在电话那头，我也看不见，这让我有些无所谓。

一次凌胜春叫我出来喝酒，我没有想到在这次的饭局上会碰上纯生。我一进包间就看到了纯生，他坐在最中间的位置，看来是这次饭局的主角。这时纯生已是安监办主任了。喝酒时，凌胜春仿佛想起了我以前跟他说的话，他看了我一眼问纯生：“马得意是你堂弟？”纯生淡淡地说：“老乡！”我脑瓜子嗡嗡的，纯生波澜不惊面无表情的样子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，那份“干亲”的关系姑且不说，我们毕竟是一块长大的，他能考大学也离不开我，没想到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们仅仅是老乡的关系，那与我跟凌胜春的关系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纯生彻底变了。周围的一切也变了，他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。

我憋着一股无名之火，一直喝着闷酒，直到酒散之际，我们一起送纯生出去坐车。即便心里再不痛快，场面上的礼节还是得顾及的。纯生不顾及我的面子，我还得给他留点面子，毕竟人家已是科级干部了，以后免不了还得厚着脸皮找他帮忙。可能是酒精产生了作用，我已忘记了刚才那让人不愉快的一幕，情不自禁地上前搂住纯生的肩膀。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

他的眼神冷冰冰的，看着我搭在他肩膀上的手，说：“得意，你没事吧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事。”

他说：“那就好。”

我捏了捏纯生的肩膀说：“纯生，我们下次再喝。”

他把嘴巴伸到我耳边，轻声说：“以后叫我马主任。”

我愕然了。纯生的声音不大，对我来说却像是一声霹雳，惊得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。我望着纯生，这让我更加不认识他了。这还是纯生吗？还是那个说他考上大学就等于我考上了大学，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大恩大德的那个纯生吗？我知道过去的一切，纯生已然完全忘却了。我知道，随着我们身份的改变，我们之间泾渭分明，已然生了一层很厚的隔膜了。我顿时清醒了，手从他的肩膀上滑落下来。我恍惚着答道：“好，好。”我们的对话凌胜春他们没有听见，我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脸上挤着笑，挥手和纯生告别。纯生走了，我还望着车远去的方向发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提起纯生，更不敢在他人面前提起我和纯生以前的事。我也刻意不与纯生接触，凡是知道有他参加的饭局我会找个借口不去。

当我再次听到纯生的消息时，距上次在一起吃饭已三年有余了。命运真会捉弄人。纯生被“双开”了，他当了三年多安监办主任，贪污受贿达二千多万，房子都买了四套。纯生上了报纸和电视，电视里纯生痛哭流涕的样子让我看了心里不是滋味。幸好这档电视节目他父母看不到，可是他“出事”的消息肯定早就传回了村子。

纯生这几年整天在外面应酬，他的肝脏出了问题，坐了两年牢就保外就医了。得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应该去看看他，一想到胡丽我心里还有些怵得慌。我犹豫了好长时间还是决定去看看纯生。

本来我打算坐地铁的，想想下地铁了还要走很长一段路，非走得大汗淋漓不可。我决定叫滴滴，对滴滴的牌子、颜色也做了选择。坐上车，顿时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多么英明正确。我怕被纯生两口子给看轻了。

纯生还住在西岸花园。纯生贪污的钱都上缴了，这套房子也保留住了，我现在有点担心他能不能交得起那小区高昂的物业管理费。

车沿着海边公路行驶，我想着纯生的样子。纯生的样子很模糊，一会儿像儿时的他，对我亲热无比；一会儿是现在的他，表情冷冰冰的。

我晕车，把玻璃窗摁下一半。已是十二月了，如果不是阵阵寒风猛地往车里灌，我几乎忘记了这时已然是深冬。司机小声嘀咕了一句，说的是

粤语，我听不懂，但是从他的语气我感觉到他有些不满。我又把窗户升上去，只留下一条窄窄的缝。冷风从这条缝里吹进来，在车内打了个转儿，又从另一扇窗往外跑去，带着呜呜的声音，让我想起幼时家乡寒风呼啸的冬天，纯生把冰冷的双脚放在我的屁股下面捂冷，双手捧着书本，嘴里不停地背着那些知识点。当年我对纯生到底能不能考上大学也没有把握，我有点像赌徒，不知道自己押的注到底押中有没有。现在看来我没有押中，无论纯生有没有考上大学我都没有押中。

一块巨大的石头映入眼帘，它的中间刻着“西岸花园”，字体遒劲有力，红色的字与黄色的石体相映，石头像涂了什么油一样，看起来很有光泽，字体红如血，石头黄如玉，沉稳凝重，宣告着它不同凡响的身份。石头的四围是一片绿色的草地，草足有一拃长，长得密密砸砸的。深圳没有牛羊，这草长得有点可惜。石头后面是一块小树林，有凤凰树榕树凤玲黄花木香樟树木棉树，看起来郁郁葱葱的。西岸花园到了。

门口的女保安见了我，立即面带微笑从岗亭里的椅子站起来，温柔地问我找谁。我拨打了纯生的电话，让他跟保安说。他听到我声音很激动，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过来看他。女保安很礼貌地给我指了方向。大致方位我是知道的，虽然这么多年没有来了，但是楼盘不会走路，一直还在那个地方。

我敲开了纯生的家门。纯生见了我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把我迎进了屋。我赶紧找拖鞋换，纯生忙说：“不用不用，就这样进去。”记得上次来我套了鞋套，但胡丽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，好像我的鞋会透过鞋套弄脏她家洁净的地板。胡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她站了起来说：“得意来了。”

我忙应道：“嗯，嫂子也在家，没去上班？”看见了胡丽，我莫名有些惴惴不安。我在胡丽面前缺把火，那是以前在她强大的气场下落下的根。我记得有一次来他家，纯生硬留下我吃饭，胡丽一脸不高兴，我把头压得低低的，只顾埋头吧唧吧唧吃饭，我把筷子往菜盘里伸时正好碰上胡丽的眼神，手一抖，夹在筷子上的菜又掉进了盘子里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嫌弃我的筷子，其实每次挟菜时我都会把筷子放进嘴里吮干净。纯生给我送了几次菜，那一次的饭吃得无滋无味，从此后任凭纯生怎么挽留，我再也没有留下来在他家吃过一餐饭。

胡丽微笑着，脸却红了，一直红到耳根。她白色的粉底下透着红，是不好意思的那种。这时我才发现笑着的胡丽其实蛮好看的。胡丽是深圳本地人，个子偏矮，她比上次见到的要瘦了好多，倒更有南方女人娇小的美了。

纯生解释说：“自从我出事后，她觉得丢人，怕单位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，就辞职回家了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说：“在家也挺好，挺好。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我害怕哪句话说的不对又会惹得胡丽生气，她会不会像以前一样，呼地把房间的门关上。

我心里还有阴影，每说一句话都会偷偷地瞄一眼胡丽。我担心的一幕并没有出现，她仿佛完全沉浸在电视的剧情中。我一进这个家就没了底气，路上想好的话，全忘了。我没话找话说：“给圳子买了两箱牛奶，不知他喜不喜欢。”胡丽转过头，脸上堆着笑说：“看你，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东西。”纯生也说：“得意，你怎么这么客气。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。”

我嚅嗫道：“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只要孩子不嫌弃就行。”

“嫌弃啥，有的喝就不错了。”纯生说，“我们那时想喝碗鸡蛋汤都得家里来客了才有。”

“你别说，这是真的，我们小时候真是喝不起鸡蛋汤。”我想了想说，“不过，纯生你鸡蛋汤喝得多，高考那两年你妈妈担心你营养跟不上，满村子给你买鸡蛋。”

纯生“嘿嘿”干笑两声，不好意思地搔搔头：“那是，想想那时我还是挺幸福的。”

我们聊过去的事。纯生好久没有跟我聊过以前的事了，现在倒像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，那些往事他仿佛全都记起来了。我很兴奋，谈起过去我有太多的话要说。胡丽竟然在听我们说那过去的事，笑意盈盈，有时还会点头，好像那些事情她也曾经经历过，看起来让人觉得特别亲切。我无法把她与几年前的样子联系在一起。

我要走时，纯生说什么也不让我走，比哪次挽留我都要热情，胡丽也在一旁劝我留下来吃饭，态度倒也像是诚心实意的。

纯生嫌在家里吃麻烦，说去小区前面的餐馆。进电梯了，纯生没有摁负一楼的按键，意思他不会去地下车库开车，我想餐馆应该就在附近。出

了电梯，我们沿着人行道往前走，走了近半个小时还没有到。向圳在前面跑，手高高扬起，好像在放风筝。胡丽穿着一双高跟鞋，细长的跟把路面敲得咚咚响，那声音在我们的身后响着，渐渐竟有些弱了。我担心落下她不好，扭转身子看了一下眼，她冲我和纯生挥挥手说：“你们先去，不用管我，我知道地方，丢不了的。”

纯生没有等她了，径直往前走了。我始终觉得不好，故意放慢了脚步，等胡丽走近了，我没话找话，笑着说：“有点远哟。早知道这样应该开车去。”

“没有车，”胡丽的脸又红了，她说：“车都卖了。”

我突然想起了那四个圈的奥迪和那辆带粪叉的玛莎拉蒂。我没想到这话又触到了胡丽的伤心处，连忙说：“走走路也挺好。”胡丽冲着我苦笑了一下，她眼睛里瞬间溢满了失落的神色。我仿佛听到了她轻声的叹息。人一旦没有了权钱这层外衣，就失去了气势，不过看起来才干净纯粹，不夹带任何高低贵贱的杂质。

纯生在前面等我，眼望着前方。他整个人瘦了一圈，头顶中间的头发有些稀疏，头皮看起来格外光亮。他已经开始脱发了，我不敢想象纯生头顶变得光秃秃的样子。

我看了一眼胡丽，她说：“你们走得快，不用管我的。”

我快走了两步，跟上了纯生。我们并肩往前走。

餐馆到了一天中生意最火爆的时刻，永记海鲜、粤府楼、西部海鲜酒楼，家家都闪着霓虹灯，已有食客在里面享受饕餮盛宴了。我跟着纯生拐进了一个仅够两车并行的巷道，路边也摆着餐桌，许多男食客光着膀子正在划拳喝酒。这个场面很接地气，不过在这座城市里却只能在城中村或是偏僻的郊区才能看到。

我们在一家叫小湘厨的餐馆停了下来。纯生说：“就这家吧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纯生说：“这家价格便宜，主要是干净卫生。”

我说：“卫生好卫生好。”

纯生把菜单递给我。我说：“我不会点菜，我不挑食的，你随便点两个菜就行了。”纯生每点一个菜要看一眼胡丽，好像是要征求她的意见。点了六个菜，三荤三素，我和纯生一家三口，菜是够的，纯生又把菜单递

给我要点一个，我随手把菜单交回给了服务员：“先这样吧，不够再说。”

纯生说：“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，要不喝一点。”我想了想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做，喝就喝吧，我嫌餐馆里的酒贵，正打算到旁边的烟酒行买瓶金习酒或是水井坊，纯生按住了我，他说他去买。我没有跟他争了，我得顾及他的面子。他走进了对面的美宜佳便利店，不一会儿就出来了，一手捏着两支小瓶的劲酒。我想喝劲酒也行，保健酒比其他的酒好。

胡丽和向圳一人一支椰汁。我和纯生是平均分的，一人两支劲酒。浑黄的酒倒进了小酒杯里，两只透明的小玻璃酒杯上面标有茅台的字样，是茅台酒的赠送品。用茅台酒杯喝劲酒，我觉得蛮带劲的，好像我们喝的不是劲酒而是茅台。杯小，一口一杯，这个分量拿捏得刚刚好，太多喝之有余，太少喝之不足。向圳用筷子在盘子里挑肉吃，胡丽用筷子敲了敲向圳的筷子，向圳撇着嘴，动作收敛了许多，可是管不了几分钟，又开始在里面挑了，像一只鸡在一堆粮食前挑挑捡捡。

纯生对着我尴尬地笑，一副很无奈的样子。我说：“没事，谁小时候不是这样。”向圳已上初三了，应该不算小了，上次在他家吃饭时他还要胡丽哄着才肯吃。我想起了小时候吃饭时如果用筷子在菜盘里挑或是把饭菜掉在地上，我母亲会用筷子猛地往我头上敲，我记得我上小学后就再也没有在盘子里挑菜吃了，也从不浪费掉一粒粮食。

纯生又主动聊起了小时候的事，我也跟着把我们小时候的糗事说出来，胡丽在一旁听了，抿住嘴巴笑。我唯独不曾提及纯生顶替我学籍参加高考的事。我没有想到纯生自己提了，他说：“如果当年没有你主动让出学籍让我考，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，在家里种地？还是做生意？或者出来打工？”

我脱口而出：“都不会，你老爸是村干部，至少可以把你弄到村小当个代课老师。”

他又说：“那又怎样呢？”

是呀，那又怎样呢，我被他问住了。

“也许比现在要好，至少不会坐牢。”纯生自己回答了，声音突然大了，带着哭腔，一下击破了旁边嘈杂的声浪，坐在旁边的食客都停止了动作，他们都听清楚了，筷子悬在半空中，目光齐刷刷地向我们这边投来。当我

把目光瞪向他们时，他们赶紧把目光移走，又恢复了开始的状态，那刚刚静止的声浪又响了起来。胡丽拉了拉纯生的衣角，纯生看了看她，她似乎想说什么，扫了一下四周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纯生不再理会她，冲着我苦笑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也跟着尴尬地笑。纯生举起酒杯也不说话就喝了，我也只能跟着喝。我想这是纯生一辈子也化解不了的一个心结。

纯生又苦笑了一下，站了起来，举起了酒杯。我只得跟着站起来，把手里的酒杯和他的酒杯碰了一下，我说：“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至少你还有嫂子，还有向圳。”我看看胡丽，又看看向圳，后者只顾在菜盘里挑他喜欢的菜。

纯生补充道：“还有你！我的好兄弟——马得意！”

“是的，还是我！”我说。我想了想，犹豫着说：“那……我可以叫你纯生吗？”

纯生一怔，说：“当然，我本来就叫纯生。”

我说：“纯生，喝！”

纯生把酒杯用力地碰向我的酒杯，酒杯里的酒溢出来一半，他说：“得意，喝！”

我们举起杯正要喝，纯生像是站立不稳，身体晃了一下，他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我也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。我们俩象站在船上，身体摇晃起来，周围的一切都在摇晃。这时，我看见有一滴泪从纯生眼眶里划出，顺着脸颊滴进了他手中的酒杯。杯中的酒似乎更澄澈了。

发表于《这世上有没有爱情》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3 年 2 月